

剑川山韵

□ 高文

在滇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大理剑川像是被群山环抱的璞玉。在这里，每一座山都蕴藏着自然的奇韵，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行走其间，在一次次对观和身临其境的感受中，不仅可以体验到群山的雄奇和温情，心灵还会得到温婉灵秀的抚慰。

在剑川，石宝山无疑是这方山水的代表。古书载“剑之有石宝也，载在郡乘，为封内八景之一”，素有“大理有名三塔寺，剑川有名石宝山”之说。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飞驰，从石宝山山门进入后继续往前百十米，就到达石宝山歌会对歌台。对歌会是石宝山歌会的核心舞台，每年农历七月底，歌会节便在此拉开帷幕，来自剑川及洱源、兰坪、丽江的白族群众齐聚这里，弹三弦、唱白曲，通宵达旦，歌声和弦声在山谷回荡，让这座寂静的山愈发灵动而富有激情。

春日里，石宝山化作花的海洋，各色杜鹃竞相怒放，如火如荼，将山谷染成一片绯红。行走于通往石钟寺的途中，奇石涌动，如狮如象，如猴如鹰，似钟似笏，似蛙似莲，点缀在绿树丛荫之间。石钟山地质属较新地层，为国内少有的丹霞地貌，底部为砾石，中上部为砂岩、细砂岩，紫红色的砂岩经过风化后形成奇峰异石，因此也就有了石宝山“石头开花”的奇观。

石钟山石窟，又名剑川石窟、剑川石宝山石窟，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石钟寺、狮子关、沙登三个区域，现存17窟233尊造像，从南诏到大理国，前后开凿了三百多年。徜徉于石窟前，眼前的石壁上每一刀刻痕、题字，犹如时间的低语，无声地诉说着人间的虔诚与悲欢，让原本冰冷的石头也多了份温情。这开凿在崖壁上的石窟，窟窟造型精美，雕像威严，既有佛教造像的慈悲，2号窟雕刻的是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出巡的盛景，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着南诏宫廷

的真实样貌。在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中，让王者成为至尊的布局，多少有些常见，但在石钟山石窟，这些都是真实的。还有“阿嵯耶观音”，细腰、宽肩的体态不失美感，民间流传他曾化身梵僧，指点细奴逻建立南诏；也曾降服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为大理带来安宁。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让“阿嵯耶观音”从佛教神祇演变为守护这片土地的“云南福星”，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山川大地。

古往今来，石宝山引来不少文人学士登临览胜。明代徐霞客、清代赵藩、近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博物学家宋伯胤等曾到石宝山考察观光，金庸先生更是挥毫写下“南天瑰宝”四个字，为这片丹霞奇境添了笔墨书香。

剑川素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在剑川古城西南，金华山如金字巍然矗立。明朝《云南剑川州志》载：“其山顶尖而脚平宽，形如金字，高数百丈，林木葱翠，故名金华。”登临金华山顶，北眺玉龙雪山，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东瞰剑湖，湖面波光粼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山脚下，剑川古城“四四方方一颗印”的穿越城池布局清晰可见，仿佛一下子就穿越了百年旧时光。站在山巅，只感觉剑川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与山之雄浑、水之柔美，就在你的周身交映，顷刻间就在你的眼前绘成了一幅壮美的山水人文画卷。

而金华山西北的满贤林更让人称奇。出剑川古城，顺着城西的山管，从千台坡拾级而上，便渐如仙境。映入眼帘的是北面巨崖上刻有李根源等人“长剑倚天”“峭壁千里”等手迹，这些摩崖石刻笔力遒劲，气势磅礴；继续西上，石壁倚天，欲堕不堕，令人胆颤心惊。危崖之下，一棵古柏凌空而立，与危崖直冲云天，展现了生命之坚韧。沿着石阶漫步，虫鸣鸟叫，风声涛韵，泉水叮咚相伴，连徐霞客都曾因“爱其幽静”而在此作记半日。现在的满贤林，又称千狮山。在山谷石壁处、松林下，白族工匠历经数十载，雕刻了3268只石狮。这三千多只石狮或倚岩而凿，或跃于一切石壁，或立于路旁迎客，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山顶的“狮王”高达25米，气势恢

宏，睥睨着眼前的群山，仿佛一眼便能望穿玉龙雪山山顶的晴雪。2013年，千狮山因“雕刻石狮数量最多的景区”和“最大的石狮”两项纪录，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正式认证为“世界双绝”。如今的千狮山，依然是喧嚣尘世中的一方净土，每年都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寻幽探秘。

石宝山、千狮山独特的石韵狮魂为剑川增添了不少历史底蕴与独特魅力。而雪斑山与老君山，则以海拔丈量着剑川的高度，为剑川增添了不一般的雄浑之气。

雪斑山位于剑川西部，它北起上兰坝盐路山北端，与怒江兰坪县接壤，延至盐路山主峰，南北走向，延伸几十里。其主峰海拔4295.3米，是大理州第一高峰。《康熙剑川州志》称雪斑山“峰列十二，每峰一溪，排如玉屏，形似点苍，上多积雪，故曰雪斑。”几年前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和几位友人相邀去攀登雪斑山。早晨，我们从老君山镇的一个村子出发，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艰难地向上，中午时分便攀至山脊。头顶蓝天白云，一路沿山脊向南攀登，脚下的雪斑山的山脊就是大理州和怒江州的分界线。在近4000米的山脊线上，风忽大忽小，路忽平忽陡，如梦似幻的云朵漂浮在眼前，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登上主峰，回望蜿蜒几十里的山，悬崖绝壁，刀刀似的直对苍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展露无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雪斑山巅，老可以遥望神秘的苍山，脚下的老君山、马登坝子在云中缥缈似幻；如此天高云淡的季节，向南可以遥望苍山之麓；迎着微风，向西可看见云海中山怒江碧罗雪山上的白雪。看看雪斑山系，它在云雾中更加雄伟。此时，站在山巅，脚踏两州，纵观大理和怒江两地的景观，方知何为“无限风光在险峰”。

相较于雪斑山的苍天和雄壮，老君山则显得更加神秘。作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一部分，老君山被誉为“滇山之祖”。其位于剑川县境中部和北部，自金华坝至上兰坝，县境内东西

宽27公里，南北长约46公里，群山傲然屹立，气势磅礴，直冲云霄。山中各处自然风光因地势、气候变化而气象万千。海拔3000米地带为杉、松等针叶林、红栎林带，海拔3500米地带遍布高山杜鹃、铺地柏、侧柏。其高山箐谷中有许多地下涌泉水潭，俗称“九九龙潭”，剑川境内较大的龙潭有“姊妹潭”“黑龙潭”等，其余大小水潭无数。而海拔4247.2米的主峰太上峰，仅次于雪斑山，常年云雾缭绕，像一位隐居的老者，守着九九龙潭高原水蚀湖的清冽。每年4月到7月，不同种类的杜鹃从河谷到高山次第绽放，粉的、白的、紫的花漫过坡谷，把整座山染成流动的织锦。此时，龙潭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山峰林木、丛丛鲜花，潭水间，各种晶莹的石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神态各异，令人心醉。

绵延的老君山山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草甸，春夏之交，草甸上百花齐放，成群结队的牦牛在草甸上悠闲地吃草饮水。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由于海拔原因，形成了老君山春看花海、夏看云海、秋看红叶、冬看雪景的自然景观。然而一年四季，我却觉得雨后的老君山最美。那层峦叠嶂的山峰经过雨水的清洗、浸润，如青色巨笔，直插云霄，更显秀丽；山间，缥缈的云雾似流动的宣纸，时而狂放汹涌，时而轻柔曼舞，将山色氤氲成朦胧的水墨画；山腰间，一汪碧水静卧如太上老君遗落的明珠，倒映着天光云影，微风拂过，涟漪轻漾，将满池云雾山峦揉碎成粼粼星光。远处山影朦胧，近处碧水清幽，山水相依，自成一卷意境悠远的山水丹青，书写着天地间最空灵的诗行。

奇崛的石宝山、灵动的金华山、雄浑的雪斑山、神秘的老君山，还有无数隐于烟云中的无名山川，它们藏着自然的馈赠和岁月的痕迹，每一座都在诉说着剑川与山的不解之缘。当踏上剑川大地，被群山簇拥，便会明白，这里的山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乡愁，它们滋养着剑川的文化根脉，见证了剑川的历史变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心灵的归宿。

乡愁九韵·西瓜

□ 鹤阳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远去的故乡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草、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贯穿了青葱少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题记

因为地处滇西北，故乡气候清凉，不出产西瓜，加之交通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外地的东西在当时是很难运输到鹤庆的，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儿时从来就没有见过西瓜。

自从读过《少年闰土》以后，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一个西瓜，尝尝它甜蜜的味道。不记愁滋味的少年时光，如门前流淌的小溪一样，在我对西瓜的种种想象和期盼中欢快地潺潺流淌。那一年，我上初二。

初中是阳光灿烂的岁月。初一那年，学校刚刚开设英语课，那时学校里没有正规的英语老师，教英语的老师都是由学校选派年轻的代课教师到一个叫海北平的地方临时进修三个月，然后就回来进行英语教学，音标和口语都带有明显的本地方言的味道。学习中一些怪异的读音往往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比如“thank you very much”就被同学们以谐音读为“三颗药喂你妈吃”，然后教室里就爆发一阵哄笑。在青春明媚的阳光下，初中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快乐笑声中缓缓流逝……第二次上英语课的时候，我把课堂“搬”到了学校旁边的沙河坝上，邀约了十个同样不喜欢上英语课的同学，两人无所事事地躺在河坝上聊天，年少的时候就这样第一次逃学了。

在三年的初中生活中，逃课虽然不是我经常干的事情，但偶尔的逃课我还是做得得心应手。后来，班主任来了，后，班主任来了，再后来，校长来了，最后，父亲也来了。

就是在那年，伴随着躁动不安的青春和莫名焦灼的情绪，我看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西瓜。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一家六口正在厨房里焖锅巴粑、煮酥油茶。一家人忙活了一中午，终于全都弄好了，我们兴奋地喝着酥油茶，品评着是茶浓了还是麻子不够，其乐融融的场景是那时农村生活的普遍画面。

就在我正吃得兴起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门口有响动声，接下来就听见单车齿轮发出的独特的“哒哒”声，“阿爸回来了”，我说着，放下手里的碗筷，我飞一般跑了出去。那时我们三人共住的大院里有父亲一个人买了一辆单车。果然，父亲背着一个背篓推着车走进院中。我连忙跑过去，接过他的背篓，沉甸甸的，我问父亲：“你买了什么东西，这么重？”父亲神秘地笑着说：“好东西，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进了厨房，父亲从背篓里拿出一个浑身碧绿的瓜放到砧板上，那个奇怪的绿瓜有香橼那么大，父亲兴奋地笑着问

我们：“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我们哥仨都说不知道。父亲接着说：“这是西瓜，拿刀来，我切给你吃。”

我们哥仨异口同声地说：“怎么可能西瓜，你恐怕是逗我们玩。”母亲也笑着说：“你就别逗我们了，什么是西瓜，你去哪里买西瓜。”在这之前，母亲也是没有听过、见过西瓜的，母亲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瓜叫西瓜，而且这种瓜还可以生吃。

我说：“肯定不是西瓜，虽然我没见过西瓜，但是我们课本上有西瓜的图片，西瓜上有绿色的花纹，个头又大又好看，你这个这么小，还是绿色的，怎么可能西瓜？”

父亲笑着说：“真是西瓜，不信我切开给你们看。”于是父亲拿了菜刀，瓜皮声乍开，露出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粉红色的瓜瓤，有许多黑色的瓜子。我们哥仨都没有勇气上去拿，笑着看着父亲吃完了一块西瓜，才将信将疑地每人拿了一块品尝起来，我轻轻地咬了一小口，还真有点甜，还有淡淡的瓜汁特有的水腥味，带着狐疑的心情咽下肚，又来稍大的一口，这回虽然相信它的确是西瓜了，但这形象却怎么也和我想像中的闰土月夜看守的西瓜搭不上边。就这样，一家人在笑声中吃完了我们家吃的第一个西瓜，虽然大家都感到疑惑，这个西瓜怎么和我们在书本上认识的西瓜长得不一样，但就是这个不一样的西瓜，让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成了我乡愁印记中最深刻的记忆。

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物资流通极其有限的年代，西瓜第一次运输到鹤庆，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改革开放的成效已经初步体现，制约经济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正在逐渐被打破，商品的流通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悄然萌芽。

后来，参加工作以后，我知道了当初父亲给我们买的西瓜其实产自鹤庆县黄坪乡的本地西瓜，它就那么小，就那么绿，就那么没有那些我从课本上所认识的西瓜特有的漂亮花纹，但在那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黄坪西瓜，仍然无法运输到县城里来卖，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模式，做生意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是犯法的，被官府抓到的话是要判“投机倒把罪”的，鲜有人敢以身试法。没有买卖就没有流通，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制，没有流通也就没有买卖，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禁锢了的思想，让这个小小的黄坪西瓜始终无法走出家门，虽然我们相隔咫尺，却始终无缘相识。

就是这个小小的绿皮西瓜，让我在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就想起懵懵懂懂的少年时光，想起青春在田野里恣意地生长，想起老村巷道里少年削瘦的身影，想起年少时的荒唐与梦想，对故乡淡淡的思念和感伤就如潮水般紧紧地包围了我，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贫瘠而快乐的年代。

这时的故乡，在我眼中就是那个小小的绿皮西瓜，它深深地嵌入了一个少年成长的不安和惶惑，也深深地嵌入了一个少年永失的青春色彩。

大理掌故

“剑川木匠到处有”之释义

□ 母锡鹏

在滇西有“丽江把把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的谚语。事实上，剑川木匠的足迹不仅遍及中国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中国北京、江苏甚至东南亚的泰国、缅甸都有，他们以高超的建筑设计布局、雕刻装饰、漆画彩绘的工艺享誉海内外。

传说剑川的一个木匠雕刻了一条逼真的木龙，木龙居然一夜之间活了过来，飞出门去，战胜了洱海里兴风作浪的真龙，为老百姓除去了邪魔。一段干燥的木头一旦被剑川匠人温暖的手托起，就能立即焕发出它曾消失多时的生命温度。一位大师曾感慨：“没有剑川木匠的家，木头就死了；没有剑川木雕的家，不是白族人的家。”

云南著名的古建筑大都出自剑川木匠之手，如昆明的金马、碧鸡两坊，其初建者虽已不可考，但清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的重修者为剑川县东厢（原东岭乡，现并入金华镇）中登村木匠张锡鹏，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的重建者为剑川县东岭乡（现并入金华镇）下沐村木匠杨文越。其他诸如昆明的钱南园祠堂、红河建水的文庙、普洱孟连的土司宣抚司衙门、保山施甸牛望岩寺、保山隆阳的玉皇阁等古建筑，都出自剑川木匠之手。至今熠熠生辉的古建筑大都雕梁画栋、飞檐斗拱，布局合理，结构紧凑，冬温夏凉，木构件几乎全用榫卯结构，不用一颗钉子，充分体现了剑川木匠的智慧和高超技艺。

唐代樊绰的《蛮书》、元代郭松年的《大理行记》等都对白族木工匠艺和官室

民居建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城池郭邑，皆如汉制”“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屋居多为回檐，如殿制”等记载，说明白族木工匠艺的技术水平在古代就与中原木工的水平不相上下。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云南省漆漆》说：“唐之中世，大理国破成都，尽擄百工以去，由是云南漆织诸技甲于天下……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用率诸役，皆其子孙也。其后渐以销灭。嘉靖间又救云南拣选送京应用。若得旧云南又加果园厂数倍矣。”“果园厂”是明永乐、宣德年间著名的漆漆什物制作厂，到明万历年间，其价几乎与“宋剔”相媲美，为时人所重。明代白族木匠制作的漆漆什物“又加果园厂数倍矣”。可见元明时期白族木工匠艺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清代乾隆年间，张泓二度任剑川州州牧。他在《滇南新语·夜市》中对剑川木工匠艺有更详细的记录：“民俱世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近邻滇之黔、川等省，善规矩凿凿者，随地皆剑川。”表明剑川木匠的技艺深受人们的喜爱。

“手艺传千年，木匠数剑川。”当代白族木匠的精湛技艺为剑川县赢得了“民族木雕之乡”的美誉。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堂门和屏风就是剑川木匠的杰作，为木雕制品中的上乘之作。

剑川木匠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不但有盛行的木匠祖师鲁班会，还广为流传木匠故事、木匠歌谣、叙事长诗等，对白族历史、工艺发展等情况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没有月季开不出来的颜色

□ 姚静

月季是一种勤快的花，只要阳光、水分和养料足够，它便能持续不断地四季开花。有院落的人家，种几株月季是十分划算的，它们会让每一个日子都明朗如春。没有月季开不出来的颜色，它们的缤纷绚烂会让你恍惚间以为有一段彩虹落到了院子里。

月季易栽易活，可扦插。剪一段长着饱满芽点的老枝，插入疏松湿润的泥土中，它自会按时发芽、长枝、蓄蕾、开花，像月升日落一般自然而然。

据说月季有三百多个品种，是一个数也数不过来的庞大家族。它们各有形状和颜色，并被冠以一个香艳绝美的名字，诸如粉黛、罗衣、凝脂、蓝月、龙沙宝石、果汁阳台、瑞典女王……这些诗意浪漫的名字足以让人去想象它们盛开时的情状是何等的惊艳出彩。

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我喜欢花草的心却始终未变，月季的常开不败能满足我四季有花可赏的需求。困居在公寓楼里的我，只能在阳台的花盆里种上一棵月季。那是朋友送的一棵金奖章

月季。金奖章月季花艳黄，像正午阳光一样明媚，看着让人心里亮堂。我的生活荒芜又单调，有这样一棵光华灿烂的月季花相伴是极好的。可惜金奖章月季花树较高，把它禁锢在一个小小的花盆里，它开出来的花朵又稀又小。后来我把它移栽到楼下的公共花台里。

不到一年，它便长成了一米多高的花丛，花朵开得又密又大，金光闪闪，恰如其名。我时常静静地站在窗前欣赏它。世界很大，属于我的空间却很小，花木便是延展，带我走向辽阔，予我安心的力量。树木、野草、花朵，它们特有的山野气息带着我的心自由飞翔。我在一朵花里看到了高山、草坡、丛林、溪涧……会有片刻的沉醉，忘掉眼前困居的烦恼。楼下那一丛黄色的月季花像一个引路的人，引我去感受植物的悄然宁静。偌大的世界就绽放在一朵花里。每天早晨开窗，我都会往楼下看一眼，那一棵金奖章月季举着满枝花朵，仿佛替我值守着一方天地的清宁，熨帖我心。我手中的笔太过笨拙，记述不了一朵月季花绽放的曼妙，只好安慰自己：花我两知，我们楼上楼下陪伴着，

能不能写出来早已不重要了。

喜欢月季，不只爱它温婉高贵、浪漫唯美的花朵，我更向往它们不受季节约束的自在。不管是夏天、秋天，还是冬天，它想开就开，想落就落，这是月季的任性和闲散。随心所欲就是自由，自由即快乐。看花的人，心情也不由得松散淡起来，急什么呢，让日子慵懒一点又何妨？

月季总是开着花等在那里，它从来不会让寻花者失望。它的每一个花苞里都藏着光，在绽放的刹那照亮世界。我们用眼睛看到的是一朵花的形状和色彩，唯有用心才能看见它的意义。人生如天空，阴晴不定，风雨难料，像我，就时常需要一朵花来慰藉。阳光下的月季花，满眼明媚；风雨中的月季花，楚楚动人。若有雅兴，挑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去看月季花，想来那月中嫦娥也要羡慕。

不同品种的月季开出的花朵不一样，它们有的花瓣向内收斂，有的花瓣向外翻卷，有的花瓣凸凹不齐，有的花瓣皱褶如绢绸，有的花瓣高低起伏成一条曲线……不过一点点细微的区别，就

让一朵花有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月季花的颜色更是繁多，有明净的红，纯粹的黄，深邃的紫，清浅的粉……也有杂色相间的，红白交织，红黄参杂，粉紫各半……各式各样的花瓣层层叠叠，每一朵花都开得丰盛饱满，耀眼又温柔。如果草木有性别，月季花就是一群爱美的女子，每个人都巧用心思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唇角微扬，轻轻哼唱着一首无词的歌谣。

清晨，我循着花香走过草地，不顾脚上的鞋子被露水打湿，去寻找一朵躲藏在起来的月季花，我想看到它花瓣初张的模样。我希望，自己也像一朵花——不是像一朵花那样美丽，而是像一朵花那样淡然，把见过的风雨都藏在心里，张开的花瓣片片鲜嫩，仿佛与春风刚刚相逢。



雾涌富恒白芥开

近日，漾濞县富恒乡白芥村千亩芥花盛开，晨雾中，勤劳善良的彝家阿妹早早穿行于芥花间“打卡”留念，一幕“花间雾语乡村旅游”的美丽画面精彩呈现。 [方慧敏 摄]

